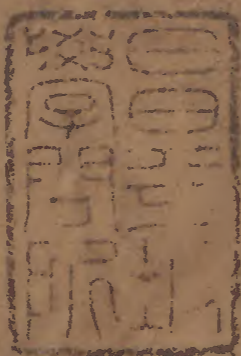


朱子錄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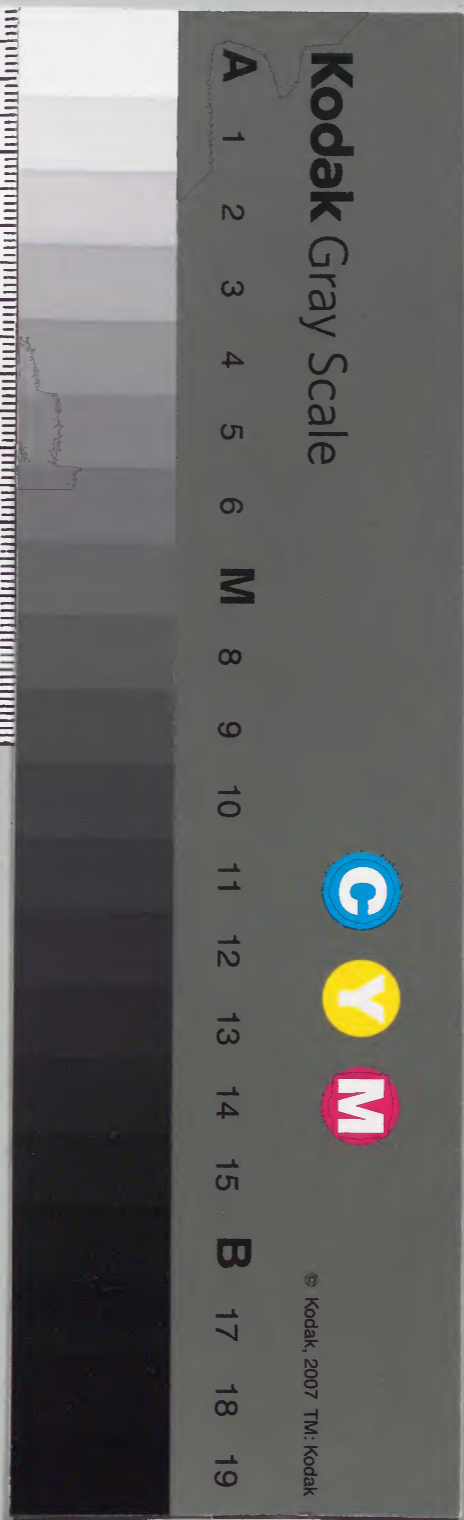
三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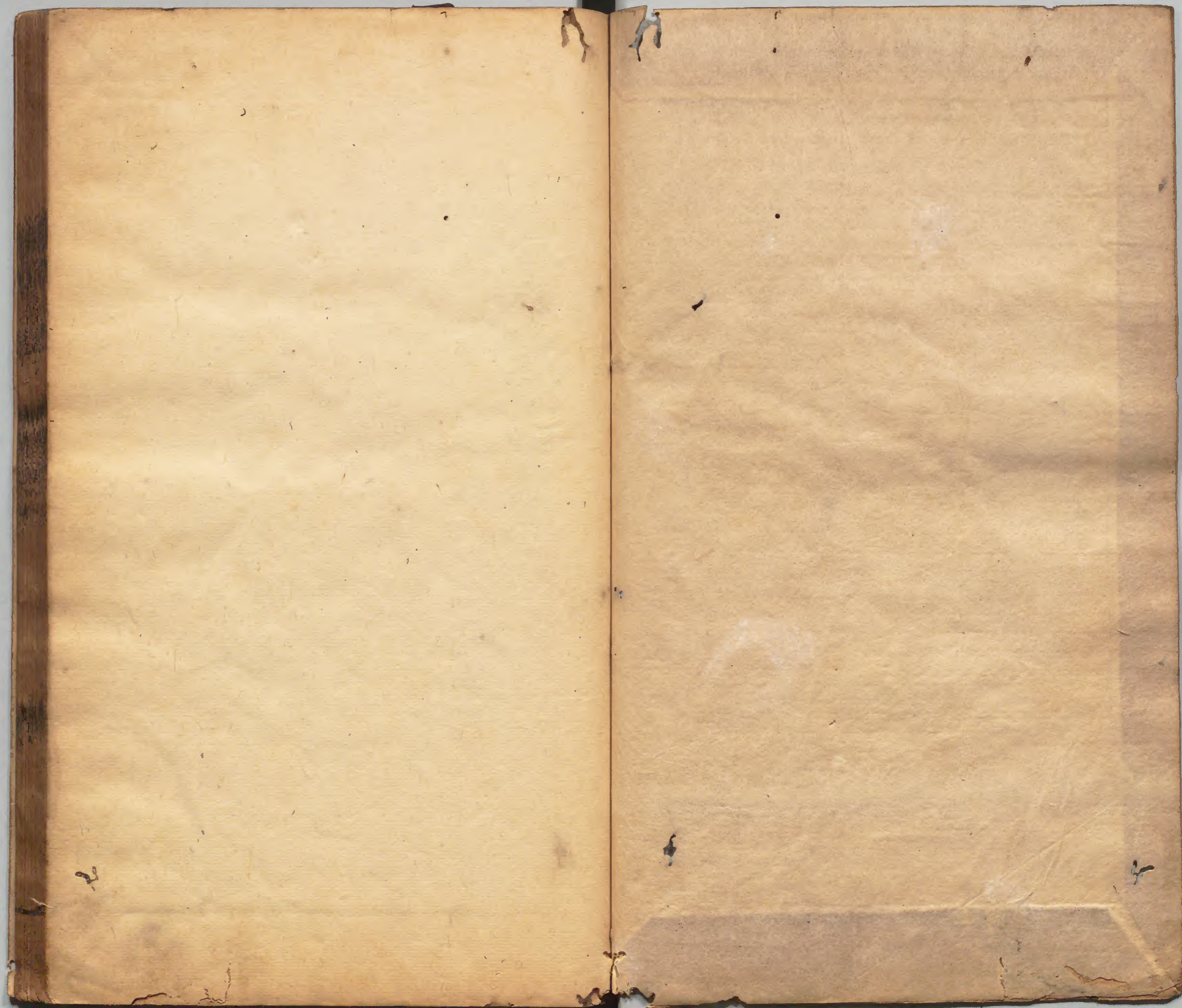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四	下
類	七	三	一
架	冊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	九	四
書	八	下	冊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18	
冊數	7 (2)		
函號	298	262	







再朱子錄要卷之三

淺草文庫

盱眙後學馮應京可大甫 編輯

友人元城杜承芳

京口華鈺

新會梁斗輝

門人梁溪何棟如 全校

末公裔孫朱崇沐 訂梓

朱子

論知行

朱子錄要 卷之三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

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開祖

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

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公謹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

如琢如磨自修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

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

已復禮

派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

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

兩脚說但只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

爲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為重

端蒙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

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

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今人知

不得便推說我行未到行得不是便說我知未

至只管相推沒長進因說一朋友有書來見人

說他說得不是却來說我只是踐履未至涵養

未熟我而今且未須考究且理會涵養被他截斷教人與他說不得都只是這箇病

胡泳

汪德輔問須是先知然後行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捨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

德明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

節

只有兩件事理會踐行

節

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

道夫

某與一學者言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如之何能常常警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

人傑

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

祖道

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底也窮少間都成一箇物事所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才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爲始也

夔孫

千言萬語說得只是許多事大槩在自家操守講
究只是自家存得些在這裏便在這裏若放去
便是自家放了

道夫

思索義理涵養本原

備用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
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
見成兩處便不得

賀孫

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白亦須窮理涵養窮

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温公
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

德明

人之爲學如今雨下相似雨既下後到處濕潤其
氣易得蒸鬱才略晴被日頭略照又蒸得雨來
前日亢旱時只緣久無雨下四面乾枯縱有些
少都滋潤不得故更不能蒸鬱得成人之於義
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日日在這裏面
便意思自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如雨蒸鬱得
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者日間只恁悠

先二金身 卷之三
四
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些小道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私欲起來又間斷去正如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時舉

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廣人須做工夫方有疑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

礙彼一事更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兩事便相礙居敬是箇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只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廣

主敬窮理雖二端其實一本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夔孫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淳持敬觀理如病人相似自將息固是好也要討些

藥來服泳

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
 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為主此意須要以不做工
 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着實自做工夫
 不干別人事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
 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
 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疎濶便加
 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重厚程先生所
 謂矯輕警惰益如此謨

或問致知必須窮理持敬則須主一然遇事則敬
 不能持持敬則又為事所惑如何曰孟子云操
 則存舍則亡人才一把捉心便在這裏孟子云
 求放心已是說得緩了心不待求只警省處便
 見我欲仁斯仁至矣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其
 快如此蓋人能知其心不在則其心已在了更
 不待尋祖道
 致知敬克已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
 人克已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

朱子鈔要 卷之三 六一
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
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
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
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
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
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到
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
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
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

都到無所不用其極

端蒙

學者喫緊是要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然
靠不得或問心之體與天地同其大而其用與
天地流通云云先生曰又不可一向去無形迹
處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
做工夫卽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
盡矣

爲學者先要知得分曉

泳
以下論知爲先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

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

窮理須是着意不着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文蔚

堯卿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為先然亦不是截

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

義否曰是淳

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

也只是空道夫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

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

箇甚德明

有人專要理會躬行此亦是孤去偽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

理不明如何踐履曰它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

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

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

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

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

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幹

而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
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
養得成只是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
不住了傳說云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
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訓何消讀它做甚蓋聖賢
說出道理都在裏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又
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
于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自古未有人說學字自傳說說起它這幾句水

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始典於學則其德不
知不覺自進也

夔孫

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見只是見
見了後却有行有不行若不見後只要硬做便
所成者窄狹

留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
未有進卽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
認去更莫放着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
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

點檢如人一家中合有許多家計也須常點認
過若不如此被外人驀然捉將去也不知又曰
溫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別有一箇新須是
常常將故底只管溫習自有新意一則向時看
與如今看明晦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
一則因這上面却別生得意思伊川云某二十
以前讀論語已自解得文義到今來讀文義只
一般只是意思別賀孫
以下專論知
學聚問辯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

之功也

道夫

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
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
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
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
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

卓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
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

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

這只是知不切賀孫

許多道理皆是人身自有底雖說道昏然又那曾

頑然恁地暗也都知是善好做惡不好做只是

見得不完全見得不的確所以說窮理便只要

理會這些子賀孫

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安頓放那空處都不

理會浮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

是差異底事不知如何理會箇得恁少看它自

是甘於無知了今既要理會也須理會取透莫

要半青半黃下稍都不濟事道夫

人生天地間都有許多道理不是自家硬把與它

又不是自家鑿開它肚腸白放在裏面賀孫

一心具萬理能存心而後可以窮理季札

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

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陽

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淳

虛心觀理方子

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

義剛

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
籠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
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
了夔孫

理不是在面前別爲一物卽在吾心人須是體察

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修養家所謂鉛汞
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廣

窮理如性中有箇仁義禮智其發則爲惻隱羞惡
辭遜是非只是這四者任是世間萬事萬物皆
不出此四者之內曹問有可一底道理否曰見
多後自然貫又曰會之於心可以一得心便能
齊但心安後便是義理卓

器遠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
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

逐項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也

賀孫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卽所謂天德之元元卽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

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

銖

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只要窮得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長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

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及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謹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

恪

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作椅相似須

着有四隻脚平平正正方可坐若少一隻脚決定是坐不得若不識得時只約摸恁地說兩隻脚也得三隻脚也得到坐時只是坐不得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如適來說克己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自以為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有不妥這便着將

前聖所說道理所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

賀孫

人看得義理熟時自然好

振

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

是心麓辭達而已矣

去偽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

從周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

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

士毅

道理既知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

遽止也

熹

今只是要理會道理若理會得一分便有一分受

用理會得二分便有二分受用理會得一寸便

是一寸一尺便是一尺漸漸理會去便多

賀孫

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為是且頓放一所又窮它

語相次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

德明

道理無窮你要去做又做不辦極力做得三五件

又倦了蓋是不能包括得許多事

人傑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

理會得一件便要做得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
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
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然讀得這一件却將去
排揆做韓昌黎論為文便也要讀書涵咏多後
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云云之意便是
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端蒙
只守着一些地做得甚事須用開闊看去天下萬
事都無阻礙方可從周

大着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

都見方子

理會道理到眾說紛然處却好定着精神看一看驥

看理到快活田地則前頭自磊落地去淳

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說出來底便好說
得出來崎嶇底便不好節

今日且將自家寫得出說得出底去窮究士毅

今人凡事所以說得恁地支離只是見得不透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



些玄妙奇特便是見它實理未透道夫

理只要理會透徹更不理會文辭恐未達而便欲

已也去偽

或問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着實之謂向自

家體分上求廣

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摩爲說皆助

長之病也道理只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

個

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着心又要緊着心這心不

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

其文理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它

大規模處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

事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

聖賢之心尚遠在祖道

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

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

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銖

朱子金要 卷之三
萬理洞開○衆理參會

方○如說思事親至不可不知天又事親乃能事天

之類無不互備

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

方子

事要知其所以然指花斛曰此兩箇花斛打破一箇一箇在若只恁地是人知得說得須知所以

破所以不破者如何

從周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

刮將去却自會清

賀孫

這箇物事密分毫間便相爭如不曾下工夫一時

去旋揣摩它只是疎闊真箇下工夫見得底人

說出來自是膠粘旋揣摩得是亦何補

士毅廣同

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

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

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它欲以此教人它豈知道

是不是只是見不透如釋氏亦設教授徒它豈

道自不是只是不曾見得到但知虛而不知虛

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貴窮理也

賀孫

知只有箇真與不真分別如說有一項不可言底

朱子錄要 卷之三
知便是釋氏之悞 士毅

若曰須待見得箇道理然後做去則利而行之勉
強而行之工夫皆為無用矣頓悟之說非學者
所宜盡心也聖人所不道 人傑

務反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狹
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道夫

重輯朱子錄要卷之三

重輯朱子錄要卷之四

持守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 士毅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夔孫

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升卿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 祖道

纔出門便千岐萬轍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
得是 道夫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 文蔚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間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季札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節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

西如何了得砥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莫是功夫間斷心便

外馳否曰只此心纔向外便走了端蒙

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廣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

只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

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

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

外交相養之道也升卿

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况心常能惺惺

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升卿

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

便被它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須

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

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文蔚

人之本心不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一身須

是喚醒方知恰如磕睡疆自喚醒喚之不已終

會醒其看來大要工夫只在喚醒上然如此等

處須是體驗教自分明士毅

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

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

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

便在這裏廣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或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

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為昏昧之故能喚醒則

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廣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

所謂收只是喚醒廣

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喚醒敬仲

須是猛省淳

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升卿

只是頻頻提起久之自熟文蔚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它
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
它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 伯羽

試定精神看一看許多暗昧魍魎各自冰散瓦解

太祖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

明日未上時黑漫漫地才一絲線路上便明 伯羽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

斤擔相似須硬着筋骨擔 賀孫

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

却看道理有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為學且要
專一理會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
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 賓孫

學者須常收斂不可恁地放蕩只看外面如此便
見裏面意思如佛家說只於 都看得見才高
須着實用工少間許多才都為我使都濟事若
不細心用工收斂則其才愈高而其為害愈大
又曰昔林艾軒在臨安曾見一僧與說話此僧
出入常頂一笠眼視不曾出笠影外其所以常

道它下面有人自家上面沒人 賀孫

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銖

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賀孫

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 敬仲

大槩人只要求箇放心日夕常照管令在力量既充自然應接從容 敬仲

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
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
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如中庸說天命之謂
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
教亦此心也以及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
也致知卽心知也格物卽心格也克己卽心克
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
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
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去今且須就心

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
契 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
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
本自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
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
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
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
量賭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
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

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 大雅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于惡天命之謂性即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為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為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

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 謨求放心乃是求這物克己則是漾着這一物也 端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

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
之方漲處便持着賀孫

再問存心曰非是別將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
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季札
賜同

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
養要做甚麼用

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

何物聖賢說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說

四端於此尤好玩索季札

或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

道我此身在此對客方子

記得時存得一霎時濟得甚事文蔚

但操存得在時少間它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

祖道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

祖道

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
 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
 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
 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
 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
 明底人便明了其它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椎鑿用
 工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士毅
 持養之說言之則一言可盡行之則終身不窮榦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

不養備

惜取那無事底時節備用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人傑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升卿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

長不放矣升卿

或問初學恐有急迫之病曰未要如此安排只須
 常恁地執持待到急迫時又旋理會賀孫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哉只如

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
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
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追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
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
道 端蒙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麓亦是學
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麓一
息不存即為麓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
而操存涵養無須更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

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大雅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况加
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 蓋卿

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會得露頭面
故燭理難且徹了蓋蔽底物事待它自出來行
兩匝看它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 伯羽

或問此心未能把得定如何曰且論是不是未須
論定不定 此人曾學禪○柄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

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閑心却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閑心却閑有所主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它那錯底心不錯底是

本心錯底是失其本心

廣

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

祖道

今說性善一日之間動多少思慮萌多少計較如

何得善

可學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

文蔚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

抑反成不靜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流入此者不可不察

凡學須要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矣如今時人不求諸六經而貪時文是也

壽昌

人亦須是通達萬變方能湛然純一

砥

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伯羽

把定生死路頭方子

扶起此心來關方子

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

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節○以下論敬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

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

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

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

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

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

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

時也如此賀孫

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

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

人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

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

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是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

銖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

道夫

朱子錄要 卷之四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
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
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
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
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
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
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
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
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

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
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
胡說個

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浩熟思之若能
每事加敬則起居語嘿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
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顏子請事四者亦只
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
己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
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所

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拾起幾時得見效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它便與敬爲一自家須用持著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浩

因說敬曰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

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浩

程子只教人持敬孔子告仲弓亦只是說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此心常存得便見得仁夔孫

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

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節

爲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爲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

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它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到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知其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謂義說它光明則是亂道雜今說此話却似險難說故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

崖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効且易而省力只在念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

大雅

敬字前輩多輕說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爲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

在身上了

義剛

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它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

驥

而今只是理會箇敬一日則有一日之効一月則有一月之効因問或問中程子謝尹所說敬處曰譬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

夔孫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

先子錄要 卷之四
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如釋老等人却是能持敬但是它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却沒下面一截事覺而今恁地做工夫却是有下面一截又怕沒那上面一截那上面一截却是箇根本底卓

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它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蓋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

斷

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

先立乎其大者持敬

敬則萬理具在節

仲思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伯羽

敬勝百邪泳

只敬則心便一賀孫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人常恭敬則心光明道夫

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人慾懲窒消治方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

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方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

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

意思也退聽賀孫

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在這裏淳

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

而後謂之敬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

身心收斂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氣象自別存得

此心乃可以為學祇

敬不是萬事休置之謂只是隨事專一謹畏不放

逸耳

敬無許多事方

敬只是收斂來又曰敬是始終一事節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柄

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

矣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

是敬問敬曰不用解說只整齊嚴肅便是升卿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

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

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

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升卿

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

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着意安排

而四體自然舒適着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何丞說敬不在外但存心便是敬先生曰須動容

貌整思慮則生敬已而曰各說得一邊方

坐如尸立如齋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

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升卿

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好物事樣塞放懷

裏只要胸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振

元思問持敬易散漫如何曰只喚着便在此可學

或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功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真截道理元來都無它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錄

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方問乃是敬貫動靜曰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方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

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是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個

學者當知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

朱子金要 卷之四 十一
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造次顛沛無時不習此心之全體皆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其所謂仁乎

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爲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睿知皆由是出方曰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方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

大體把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惟篤於持敬乎

直卿○
端蒙

問主敬時私欲全不萌此固是仁或於物慾中打一覺悟是時私慾全無天理盡見卽此便是仁之全體否曰便是不如此且如在此靜坐時固敬應事接物能免不差否只才被人叫時自家便隨它去了須於應事接物上不錯方是這箇便是難個

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此是極處了誠只

是去了許多偽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

要室 去偽

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功夫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功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 端蒙

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己則是去其惡草也 端蒙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它盡淨又問敬齋箴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處 憫

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它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心如忿

朱子金要 卷之四 三三
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
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
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它然此只是自家見理
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
至知至而后意誠才意誠則自然無此病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
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
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
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

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
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做得工
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人傑

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脚去處程子謂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語最妙或問持
敬易間斷如何曰常要自省得才省得便在此
或以爲此事最難曰患不省察爾覺得間斷便
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
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

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
習矣不察人多錯看此一語人固有事親孝事
兄弟交朋友亦有信而終不識其所以然者習
矣而不察也此察字非察物之察乃識其所以
然也習是用工夫處察是知識處今人多於察
字用功反輕了習字才欲作一事却又分一心
去察一心習中擾擾轉覺多事如張子韶說論
語謂察其事親從兄之心靄然如春則爲仁肅
然似秋則爲義只要自察其心反不知其事親

從兄爲如何也故夫子教人只說習如克己復
禮是說習也視聽言動亦是習請事斯語亦是
習孟子恐人不識方說出察字而察字最輕習
字最重也

謨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
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丟去把捉又
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
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
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

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賀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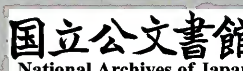
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它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

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賀孫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從周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道夫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目



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從周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

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明德

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

謂夔孫

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壽昌

敬○義義是其間物來能名事至能斷者是○方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

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佐

以下論靜

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淳

或問疲倦時靜坐少頃可否曰也不必要似禪和

子樣去坐禪方為靜坐但只令放教意思靜便

了個

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雖不免逐物

及收歸來也有箇安頓處譬如人居家熟了便

是出外到家便安如茫茫在外不曾下工夫便

要收斂向裏面也無箇着落處士毅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
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
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
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
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
它專一只觀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
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
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加帚之禮至
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

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
得它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
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
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
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
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
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着不
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
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

夫正爲此也

大雅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爲兩塗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

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於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

備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旣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它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

朱子金要 卷之四 三十一
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
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
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
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
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
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
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
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
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

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吸則靜噓則動又
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
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
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
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
恁地砥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
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
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

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

當

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

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

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却別

從周

靜便定熟便透

義剛

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

憫

靜時不思動動時不思靜

文蔚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

方

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

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

祖道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

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眾人動時却是膠擾亂

了如今人欲為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

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為此又欲為彼此是

動時却無那靜也

端蒙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

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只管是一動一靜循

環無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如人噓吸
若噓而不吸則須絕吸而不噓亦必壅滯著不
得噓者所以為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
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
身以崇德也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
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
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砥
今隨事忽忽是以動應動物交物也
以靜應兵家亦言主靜點着便有方

因看心生道也云不可以湖南之偏而廢此意但
當於安靜深固中涵養出來此以靜應動湖南以動應動
靜相涵

應物物與我心中之理本是一物兩無少欠但要
我應之爾方謂冲漠無朕一章通此

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也
直則公公則溥其致公平靜也

吳公濟云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辰寧靜
以養衛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

朱子錄要 卷之四 三十一

朱子錄要 卷之四 三三
我有餘其言雖出於異說然試之亦畧有驗豈

周夫子所謂主靜者邪 道夫

被異端說虛靜了後直使今學者忙得更不敢睡
方

問心存時也有邪處曰如何泳曰有人心道心如
佛氏所謂作用是性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箇
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佛氏也不
可謂之邪只是箇無揀擇底心到心存時已無
大段不是處了 胡泳

要得坐忘便是坐馳 道夫

靜坐久時昏困不能思起去又鬧了不暇思 得明
與好諧者處即自覺言語多為所引也 方

朱子錄要卷之四

朱子錄要 卷之四

三三

重輯朱子錄要卷之五

力行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

實祖道○以
下踐行

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它行之久則與自家為一

為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節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

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

方可若悠悠泛汎地過則又不可升卿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
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
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斃無能底人矣恐不然
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
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
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它
求若是大底功業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
用小底賢人做各隨它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

箇

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
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璘

問大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以聚
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頓寬大田
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何嘗
便說仁以行之

謨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
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
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

朱子金要 卷之五 二
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 個

書冊中說義理只說得一面今人之所謂踐履者

只做得箇皮草如居屋室中只在門戶邊立地

不曾深入到後面一截 人傑

放教脚下實 文蔚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 個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

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

下底層不曾理會得 升卿

學者如行路一般要去此處只直去此處更不可

去路上左過右過相將一齊到不得 壽昌

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湏有箇安

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 夔孫○

欲義利是非之辨

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

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中自有天理問

莫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

却是後來沒巴鼻生底 幹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
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
之椿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
進在祖道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
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大雅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熹
或問先生言天理人欲如硯子上面是天理下一

面是人欲曰天理人欲常相對節

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曰飲食者天理
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節

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熹
不為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道夫

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界分上功夫這邊
功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功夫少那邊
必侵過來熹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

先子金要 卷之五 四
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
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
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劄定脚
與它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
終湏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祖道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
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
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
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始終只

此一心讀書亦不湏牽連引證以為工如此纏
繞皆只是為人若實為己則湏是將己心驗之
見得聖賢說底與今日此心無異便是工夫 大雅

學者湏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今去讀
書要去看取句語相似不相似便方始是讀書
讀書湏要有志志不立便衰而今只是分別人
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 壽昌

未知學問此心渾為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
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

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
謨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卽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
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卽克治廣充功夫隨
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
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
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
就氣稟偏處克治

閱相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

之物求之唯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
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
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
爲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
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

閱和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
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
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
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

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
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
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
去矜夸它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
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
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冰消凍
解無有痕迹矣

賀孫

今人日中所爲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
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

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
已於二者始分之中湏着意看教分明及其流
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爾如水清冷便
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惡亦有淺深
如水渾濁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
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
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爲說不濟事要湏驗之
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
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令頃刻悠悠憤

憤大雅云此只是持敬爲要曰敬不是閉眼默
坐便爲敬湏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
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
意正心修身爲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
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修
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
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
此心常在軀殼中爲主便湏常如烈火在身有
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

是纏繞 大雅

學無淺深並要辯義利 祖道

看道理湏要就那箇大處看湏要前面開闊不要
就那壁角裏去而今湏要天理人欲義利公私
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它勘驗湏漸漸
有見處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會得一句透
只是一句道理小了 義剛

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
義利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殺不別於其心譬

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
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
者其終不成洽

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纔爲己這
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爲己天理也是爲
己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
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

升卿

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
利如何着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祖道

事無小大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
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皆
是也祖道

才卿問應事接物別義利如何得不錯曰先做切
己工夫喻之以物且須先做了不子不子既成
便只就這不子上理會不然只是懸空說易器
之問義利之分臨事如何辨曰此須是工夫到

義理精方曉然未能至此且據眼前占取義一
邊放令分數多占得過這下來縱錯亦少 大雅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卽是利 祖道

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 壽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 敬仲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

去處之便私 個

且以眼前言虛實真偽是非處且要剔脫分明 祖道

只是理會箇是與不是便了又曰是便是理 節

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只做得一件事自心

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 壽

閒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

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

是工夫 士毅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

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

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

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

朱子金要 卷之五
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
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
善欲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
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它發此須自去體
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廣

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
端而已從其是則爲善徇其非則爲惡事親須
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
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

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十五志
學所志只在此三十而立所立只在此四十而
不惑又不是別有一般道理只是見得明行得
到爲賢爲聖皆只在此聖人恐人未悟故如此
說又如彼說這裏旣說那裏又說學者可不知
所擇哉今讀書而不能盡見其理只是心麤意
廣凡解釋文義須是虚心玩索聖人言語義理
該貫如絲髮相通若只恁大綱看過何緣見得
精微出來所以失聖人之意也 謨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
一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
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
得箇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氏便有箇忽然見
道底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撲得入手箇
學大底只是分別箇善惡而去就之爾道夫
論陰陽則有陰必有陽論善惡則一毫着不得節
學者要學得不偏如所謂無過不及之類只要講
明學問如善惡兩端便要分別理會得善惡分

明後只從中道上行何緣有差子思言中而謂
之中庸者庸只訓常日用常行事事要中所以
謂中庸不可能謨

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此心善惡
但如反覆手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着亦便
是不善道夫

人未說爲善先湏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爲善今人
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它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不知這秉彝之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與立

有問好惡曰好惡是情好善惡惡是性性中當好善當惡惡泛然好惡乃是私也謙

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

○以下係人倫

佛經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曾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教它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

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拄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與你做與不做却在你能得好也由你做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爲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

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
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
則絕無矣卓○
憫同

問聖人兼三才而兩之曰前日正與學者言佛經
云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
一大事出現於世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
于兩間者無非此理湏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
原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
然之性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爲此道

理所以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
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
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共之只是爲這一箇道
理如老佛窺見這箇道理莊子神鬼神帝生天
生地釋氏所謂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他也
窺見這箇道理只是它說得驚天動地聖人之
學則其作用處與它全不同聖人之學則至虛
而實實至無而實有有此物則有此理湏一一
與它盡得佛氏則只見得如此便休了所以不

朱子語類 卷之五 十四
同又問輔相裁成若以學者言之日用處也有
這樣處否曰有之如饑則食渴則飲寒則裘鑿
井而飲耕田而食作為耒耜網罟之類皆輔相

左右民事

卓○
間同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
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為
君必仁為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已方解
恁地堯所以修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修此
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黃以降都即是

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
箇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即是得此道理於已不
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
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失道而後德
它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
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
共是這一箇不着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
得此道於已它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

何是道

賀孫

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為聖人常人終日為不善偶有一毫之善此善心生也聖人要求備故大舜無一毫釐不是此所以為聖人不然又安足謂之舜哉

壽昌

聖人不知已是聖人

振

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且臣之

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之理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也

壯祖

學者實下功夫湏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

端蒙

父子欲其親云云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

因指坐間搖扇者曰

人熱時自會搖扇不
是欲其搖扇也○維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怜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
此謂之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
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
審決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
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
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賀孫

君臣之際權不可略重纔重則無君且如漢末天

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
魯當莊僖之際也得箇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
氏遂執其權歷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
一季氏而已賀孫問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識
慮不遠曰然所以聖人垂戒謂臣弑君子弑父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
早辯也這箇事體初間只爭些小到後來全然
只有一邊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常戒謹
恐懼詩稱文王之盛於後便云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宜鑒于殷峻命不易此處甚多賀孫

用之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入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賀孫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

退之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湏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賜

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升卿

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卓蜚卿問安卿問目以孝弟推說君臣等事不湏如此得否曰惟有此理固當有此事如人入於水

則死而魚生於水此皆天然合當如此底道理
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
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
只說本來自是如此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
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
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
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
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賀孫
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驥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
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
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
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
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
爲故者也淳

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卽朋友而分則與
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
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

先子金步 卷之五 十一
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
卓

教導後進湏是嚴毅然亦湏有以興起開發之方

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道夫

某嘗言今教導之法皆失真無一箇人曉得說道
理底盡說錯了說從別處去做文章底也只學
做那不好底文章做詩底也不識好詩以至說
禪底也不是它元來佛祖底禪脩養底也非老
莊之道無有是者

個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
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
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理馬夫子之釣
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干却齊
以入其軍而樊湏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
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
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此風日變不可復
也士君子知此爲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
幾可少變乎

人傑

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况人在天地間自
農商工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階其所當盡者
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爲者一事有闕便
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
職者無以易諸公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
夫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爲則各司其職以辦
其事者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

大雅○以下雜論處

心立
事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

木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

心如何會成這事

夔孫

事無非學

文蔚

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
底事不要做又逐旋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
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
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
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
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

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稍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明作且須立箇麤底根脚却正好着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麤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已甚事升卿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

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
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
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稍遇事轉移也
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着理會下
稍如何賀孫

聖賢勸人做底必是人有欠闕處戒人莫為底必
是自家占得一分在其間祖道
要做好事底心是實要
做不好事底心是虛被那
虛底在裏夾雜便將實底一齊打壞了賀孫

朱子錄要 卷之五 三十一

須是信得及這件物事好笑不信便了不得士毅
這一邊道理熟那一邊俗見之類自破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

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

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

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壽昌

今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

如覺所為多有可寒心處

砥

多是安於所不安做些事明知是不好只說

恁地也不妨正所謂月攘一雞以待來年者也

賀孫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于害者

可學

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

壽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

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

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

直尺而利亦可為歟是甚意思

璘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

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嚮
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
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
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
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
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
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
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柄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曰亦何必苦苦

於此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
利物之類今人都看巧去了 揚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
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
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 賀孫

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
隨其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
甚懇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翕受敷施九德咸
事聖人便如此做 去僞

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
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
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
自有合寬大處合嚴毅處賀孫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
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
好色它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
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
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

他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

夔孫

李問世間有一種人慈惠溫厚而於義不足作事
無斷制是如何曰人生得多般樣這箇便全是
氣稟如唐明皇為人它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
極忍無狀然終始於兄弟之情不衰這只緣寧
王讓它位所以如此寧王見它有功自度不可
居儲嗣遂力讓它緣這一節感動得它所以終
始恩重不衰胡兄說它見它兄讓它所以如此
友重曰不是如此自是它裏面有這箇道理得

朱子金要 卷之五 三十五
它兄感動發出來得一箇物事承接得在耳若
其中元無此道理如何會感動得來人之氣稟
極多般樣或有餘於此不足於彼這箇不干道
理事皆氣稟所爲也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
養備者賊之而已矣 方

容貌辭氣乃德之符也 熹

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 熹

爲氣血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

然臨事有別處 季札

湏是慈祥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

之有處所 因論仁及
此○德明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 升卿

事至於過當便是僞 楊丞通老云陸子靜門人某
人常裹頭巾洗面先生因言

此○
熹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江西人大抵用心麤 祖

避俗只是見不透 方

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

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又問世有刑人不娶如上世不賢而子孫賢則如何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所謂不娶者是世世爲惡不能改者非指一世而言如喪父長子不娶一句却可疑若然則無父之女不復嫁此不可曉

義剛

叔蒙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

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它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它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說說親戚親戚自是礙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

舉他又如有其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
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它遂休
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賀孫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
厚薄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放
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大雅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爲酬酢邪一
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已之
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人傑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升卿

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升卿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
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
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箇病何以終在曰當
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疊不能得盡冉
求比子路大爭升卿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升卿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

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因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

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麤然緣它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

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道道理

若沮人之輕富貴者下稍便愈更卑下一齊衰了

升卿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

者衆矣可不戒哉

大雅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忤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大雅

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

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作明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湏是日用間雖小事亦

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

曰然

以小惠相濡沫覺見氣象不好方

某人立說不湏作同異見人作事皆入一分先生

曰不曾參得此無礙禪天下事安可必同安可

必異且如爲子湏孝爲臣湏忠我又如何異於

人若是不好事又安可必同只是有理在可學

作事先要成所以常匆匆方

每常令兒子們作事只是說箇大綱與它以爲那

小小處置處也易曉不湏說也得後來做得有

不滿意處未有不由那些子說不要區處處

起義剛

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爲恨若

大段以爲恨也是不順理否曰也是如此因言

悔字難說旣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又不可

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

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它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胡泳

輕重是非它人最學者大病是是它是非是它非

於我何所預且管自家

可學

品藻人物須先看它大規模然後看他好處與不好處好處多與少不好處多與少又看某長某短某有某無所長所有底是緊要與不緊要所短所無底是緊要與不緊要如此互將來品藻

方定得它分數優劣

熹

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如這般人已是大致好了

賀孫○以下論科舉之學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

賀孫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蓋不關爲已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已

泳

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

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又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爲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

大雅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

他且會說得好說義它也會說得好待它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它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

賀孫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

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稍只管衰榻若將這箇自在一邊湏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是如何這是它自恁地麤暴了這箇更不通與它說到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也受人說只是我做不得任你如何只是

先子金要 卷之五 三十四
我做不得這箇是自棄終不可與有爲故伊川
說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拒
之以不信只是說道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爲是
知有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
自棄者有懦弱意 賀孫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下稍
是要做甚麼人赴試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
颯了沉浮鄉曲間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
恁地鹵莽都不說着要爲國爲民興利除害盡

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
後鑽刺求舉覓薦無所不至 賀孫

若欲學俗儒作文字縱攫取大魁因撫所坐倚曰
已自輸了一着 力行

或謂科舉害人曰此特一事耳若自家工夫到後
那邊自輕 自修

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
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
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況

朱子語類 卷之五 三十五
彼千頭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方

說修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恣爲不忠不孝冒廉恥犯條貫非獨他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異事到得鄉曲鄰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壞到這裏可畏某都爲之寒心賀孫

不赴科舉也是匹似閑事如今人纔說不赴舉便把做掀天底大事某看來才着心去理會道理

少間於那邊便自沒要緊不知是如何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如郭子儀二十四考中書做許大功名也只是如此賀孫

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道夫

問科舉之業妨功曰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之間着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修學若被它移了志則更無醫處矣大雅

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
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
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勝習
所奪只可責志正為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
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 伯羽

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
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
思都別了 閔祖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

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
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
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
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
治之者其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
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
自惡非知酒之為害如何也又人有天資不好
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它天資上看見那
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

或未能知此須用力勝治方可

伯羽

宜之云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它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胸中却害道

可學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它格式櫟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學蒙

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既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

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拂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爲讀書是讀甚底舉業亦有何相妨一旬便做五日修舉業亦有五日得暇及此若說踐履涵養舉業儘無相妨只是精神昏了不得講究思索義理然也怎奈之何

淳

今人皆不能修身方其爲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閑衙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

能嬰之哉

壽昌○以下論仕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晉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箇曹氏晉末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皆逆賊耳直卿問子路之事輒與樂正子從子敖相似曰不然從子敖更無說

賀孫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升卿

三哥問汀寇姜大老捉四巡檢以去人當此時如何曰事君則致其身委質爲臣身非我有矣有道理殺得它時卽殺之如被它拘一處都不問亦湏問它朝廷差我來你拘我何爲如全無用智力處只是死孟子言捨生而取義只看義如何當死便湏死古人當此卽是尋常今人看着是小事

揚

朱子錄要

卷之五

三十一

重輯朱子錄要之五終



文化兩寅

